

## 從兩篇小說來看文學與社會-- 吳濁流〈三八淚〉與黃春明〈蘋果的滋味〉

施又文\*

###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兩篇小說，其一是吳濁流〈三八淚〉，作品描寫 1949 年因新臺幣改革而受害的老實人，該作品對於政府政策實施的考量具有一定的針砭作用。其二是黃春明〈蘋果的滋味〉，描寫 60 年代臺灣勞工由於經濟困境，導致自信與尊嚴的不足，進而對擁有強勢經濟能力的美國上校產生諂媚、崇拜的心理。這兩篇小說，都是透過文學反映當代社會的重大事件或者群眾心理，從中，我們看到了：社會存在於文學之中，文學也反映社會現象、時代的需要，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相互影響、密不可分，它們的表現方法接近寫實主義文學的創作主張。

**關鍵詞：**吳濁流、黃春明、三八淚、蘋果的滋味、小說、寫實主義

### 一、前言

在所有的文學現象中，社會都佔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地位。社會多半存在於文學產生之前，作家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社會裏，為社會所制約、影響；作家總是努力反映它、解釋它、表達它，甚至於設法改變它；社會也存在於文學之中，我們可以在文學作品中看到它的存在、它的描繪，社會更存在於文學之後，因為文學作品要有讀者、要被閱讀、要被銷售、要被接受。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是如此的緊密。

本文主要探討吳濁流〈三八淚〉與黃春明〈蘋果的滋味〉這兩篇小說所反映的社會現象。〈三八淚〉描寫小人物在新幣制改革的政策因素下成為犧牲品；〈蘋果的滋味〉則描寫一個舉家北上的建築工人，在上班途中被一位美國上校駕駛賓士轎車撞斷兩條腿，卻反而改善了家庭的經濟困境。它們的寫作方法偏向於寫實主義，「以準確觀察為基礎，表現普通民眾以及他們的日常現實生活」。<sup>1</sup>

### 二、吳濁流、黃春明與他們的文學

呂正惠在《小說與社會》這本書介紹黃春明時，也順帶提到臺灣第一

---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sup>1</sup> 寫實主義或稱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維基百科網頁，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B0%E5%AE%9E%E4%B8%BB%E4%B9%89> 查閱日期：2018.10.19.

個世代與第二個世代的小說家，呂正惠把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葉石濤歸為第一個世代，他們多處理光復以前的生活經驗，但也涉及到光復後的臺灣社會；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陳映真、七等生、黃春明屬於第二個世代，他們是在光復後的臺灣受教育，他們的作品多少反映了他們對整個時代的部分看法。第二個世代作家中黃春明的作品較為特殊，他銜接上第一個世代的臺灣作家注重鄉土色彩，作品中反映臺灣民眾的現實生活，對小人物賦予高度的同情，傾向於寫實主義現實文學，<sup>2</sup>而且他們的文學技巧雷同，諸如：文字淺白，寫作技法單純，沒有太多的語彙雕琢，<sup>3</sup>以及象徵、佈局、意識流等等現代主義的色彩。

### 1. 吳濁流與他的文學

吳濁流(1900)本名吳建田，新竹縣新埔鎮大茅埔的客家人。吳濁流小時候曾受過傳統漢文書房教育，後來接受日本式教育。1916年(大正五年)自新埔公學校畢業，考入了公費制的臺北師範學校。1920年(大正九年)3月，他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擔任臺灣公學校照門分教場教諭。在此期間於新竹州教育科主辦的教育論文中發表文章〈學校與自治〉，被日本殖民政府當局認為思想偏激，1922年(大正十一年)被調職到苗栗縣的四湖公學校。其後，就在四湖、五湖、三湖這些荒僻之地打轉達十五年(1922-1937)。1937年(昭和十二年)轉任關西公學校首席訓導，1940年(昭和十五年)發生日本督學凌辱臺籍教師之事件，吳濁流憤而辭職。

結束了他長達二十年的教書生涯之後，吳濁流於1941年(昭和十六年)前往中國大陸，在汪兆銘政權控制下的南京擔任《大陸新報》的記者，期間曾經一度返臺，旋即攜家眷再赴大陸。1943年(昭和十八年)返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二次大戰結束後，先後擔任《臺灣新生報》、《民報》記者和大同工業職業學校訓導主任。1964年4月，從新聞事業退休下來的吳濁流創辦《臺灣文藝》雜誌，他去世之後(1976)，才由鍾肇政接辦，1983年1月改由陳永興接下這份志業，期間備極艱辛，經營坎坷。1969年(民國58年)他以退休金設立吳濁流文學獎，獎勵後進，成為臺灣文壇著名獎項。

《臺灣文藝》繼承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的基本精神，主張文學反映人

<sup>2</sup>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88年)，〈黃春明的困境〉，頁3-5。

<sup>3</sup> 林海音認為：「春明的小說，不太在文字上雕琢，但他把語言運用得特別好，他在小說中不但把當時社會現象描繪得真真實實，也把什麼人說什麼話的特點描繪出來。」見林海音，《剪影話文壇》(臺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138。

生，特別注重鄉土色彩，較傾向於寫實主義現實文學。因此，《臺灣文藝》的根，扎根在臺灣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民眾的風土。這本雜誌不僅有日據時代的老作家支持投稿，如：張文環、楊逵、龍瑛宗、黃得時、王詩琅、吳濁流、巫永福、林衡道、吳瀛濤等人，又培養了許多鄉土文學新秀，如第一代臺灣作家：鍾肇政、張彥勳、鄭煥、林鍾隆、文心、葉石濤、廖清秀、黃靈芝、陳千武、徐和鄰等，第二代臺灣作家：鄭清文、李喬、施明正、李魁賢、黃文相、林宗源、非馬、許達然、東方白、許其正、潘榮禮、丘秀芷、李篤恭、鍾鐵民、七等生、江上、黃春明、黃娟、趙天儀、陳若曦、陳映真、洪醒夫、彭瑞金等，以及其他後輩的臺灣作家，他們的文學因緣，與《臺灣文藝》有著如同血脈一般的關連。

吳濁流在日據時代發表的作品並不多，1936年，他以〈泥沼中的金鯉魚〉入選《臺灣新文學》小說佳作獎；同年，小說〈水月〉發表於《臺灣新文學》3月號，這兩篇小說都描寫臺灣子弟在日本統治之下，雖然極想上進終歸無效的宿命，幾乎是此後吳濁流小說的縮影。

1943—1945年，他寫了一篇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光復後才發表。其內容敘述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知識分子胡太明在臺灣遭受日本殖民者的欺壓，到日本留學歸來後受到鄉親的嘲諷，到中國大陸後又不被認為是中國人而備受歧視，在對自身歸依的無助感及許多人生挫折打擊的日侵月蝕下，最終發瘋而以悲劇收場。這是吳濁流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小說。

1977年，張良澤重新整編吳濁流的作品，包括小說、遊記、論述、散文、自序等，委託遠景出版社發行《吳濁流作品集》全集六卷。<sup>4</sup>

## 2. 黃春明與他的文學

黃春明(1935—)生於宜蘭縣羅東鎮，為當代重要的文學作家。他創作多元，以小說為主，還有散文、詩、兒童文學、戲劇、撕畫、油畫等其它創作，作品曾被翻譯為日、韓、英、法、德語等多國語言。小說《籬》於1999年入選「臺灣文學經典三十」小說類，並曾獲吳三連文學獎、國家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東元獎、噶瑪蘭獎等多項榮譽。

---

<sup>4</sup> 以上資料，參考如下三種文獻重新整理：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87年)，頁69-118。「吳濁流臺灣客家文學館」網頁，網址：<http://stweb.ydu.edu.tw/~95406037/w00.htm> 查閱日期：2018.10.19。「吳濁流」，維基百科網頁，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6%BF%81%E6%B5%81> 查閱日期：2018.10.19.

黃春明天生叛逆、個性衝動、好打抱不平，從初中到師專，多次逃學、被退學，1958年，終於從屏東師範畢業，分發到宜蘭的廣興國小，當了三年的國小老師。1963年退伍後，至中國廣播公司宜蘭電台擔任記者及節目的主持人。1966年，移居臺北市，進入聯通廣告公司，仍然持續發表創作。

黃春明做過多種的工作，諸如電器行學徒、小學教師、廣播主持人與記者、廣告企劃、賣過便當、拍過記錄片與過電影及兒童劇的導演與編劇，各式各樣的工作經驗豐富了他創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折射出多彩的民眾生活面貌。<sup>5</sup>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把黃春明的小說分成三期：

早期的作品如〈男人與小刀〉等根據別人的生活經驗而寫，在思想和藝術上還不能確立自己的風格。中期的作品如〈籬〉等描寫臺灣農村，表現臺灣社會在資本主義化及外來經濟侵蝕下，臺灣農村傳統生活方式和經濟的崩潰，以及許多小人物的悲劇。後期的作品主要描寫城市生活，揭露開發國家的城市居民在外來經濟的滲透下的災難，反映勞工的困境，如〈蘋果的滋味〉、〈莎啞娜拉·再見〉、〈兩個油漆匠〉等。<sup>6</sup>

呂正惠進而提出其看法，他認為貫串在黃春明小說的精神是現代文明對小人物的逼迫，小說的筆觸充滿嘲諷，背後卻總帶有一種溫情主義在。<sup>7</sup>他說：

從這些作品來看，黃春明對於鄉土小人物的熱愛，可能來自於他對現代文明的逐漸認識與熟悉。他的成長，他的就業生活，他在宜蘭與臺北的生活經驗，都讓他認識了工業社會中的冷漠與無情，然後，他才以一種懷鄉的心情去尋找他過去的『根』。<sup>8</sup>

本人認為，吳濁流與黃春明的小說主角面對大時代的變動時，同樣都有一種悲劇性的宿命；但是黃春明的小說更展現了小人物的生命力與意志力，並且對這些小人物在面臨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種種困難與痛苦時，賦予了高度的溫情。

---

<sup>5</sup> 以上資料，參考「黃春明」，維基百科網頁，查閱日期：2018.10.19。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6%98%A5%E6%98%8E>

<sup>6</sup>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87年)，頁129。

<sup>7</sup> 同註2，頁7-13。

<sup>8</sup> 同註2，頁7。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吳濁流與黃春明的小說扎根在臺灣的泥土，關心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等因素，對人民所造成的種種壓迫和影響，其寫作精神毋寧是屬於寫實主義的。

### 三、〈三八淚〉的寫作內容與當代社會

#### 1. 故事主題

藉由新竹偏僻農村做工的村民牛皮哥的故事，突顯光復後的臺灣社會，因為貨幣改革而受害的老實人。

#### 2. 時代背景介紹

吳濁流〈三八淚〉脫稿於 1960 年 1 月 19 日，全文約 3600 字，所描寫的時代背景是臺灣光復後，由於物資短缺、濫發紙鈔、通貨膨脹，不斷惡性循環，「一日三市」，導致 1945 年光復後到 1949 年，物價上漲了 7,000 多倍。臺灣省政府於是在民國三十八年的六月十五日全面改革幣制，規訂舊臺幣四萬元兌換折合新臺幣一元，這就是小說「三八淚」中的「四萬兌一」的歷史事件。

#### 3. 敘事觀點介紹

〈三八淚〉是利用第三人稱敘事觀點，敘事者選擇性地以牛皮哥為中心，其他人物或時空則呈現非透明狀態。這種觀點能夠使閱讀者「設身處地」進入牛皮哥的世界，容許小說留下提供讀者思考：老實的鄉下人遇到瞬息萬變的政局與經濟變化，該如何因應？或者進一步思考自己面對未來大環境的變化，該如何適應、處理等多重空間。

#### 4. 人物介紹

小說的開首藉由次要人物村人甲與村人乙對牛皮哥的議論，帶出主要人物牛皮哥發瘋的原因與倒敘從前種種。

主角牛皮哥是個孤兒，小時流浪到竹塹城東的封閉農村，個性非常勤勞、老實，並有成家立業的夢想，但是因為四萬兌一的事件，導致他娶妻的美夢破碎，也變成日後發瘋頹喪的主因。

小說寫到牛皮哥的老實勤勞：

他性子好，又勤快，無論什麼工都肯做，總是很誠實的替人家做。……因為他很隨和，又老實，不惜手腳又可靠。大家都喜歡僱他，所以他在這偏僻的村子裡，一年從頭到尾都有工可做。……他自幼以來，熱天下也不戴笠子，尤其是他幫人家割稻的時候，最可以表現他的傻勁，六月天裡，驕陽爍石，他只穿一條短褲，頭上纏

著一條毛巾，赤膊袒胸地在田裡割稻打穀，弄得全身泥濘狼藉也滿不在乎，任使太陽晒，晒得皮脫了一次又一次。到後來任晒皮也不再脫了，變成牛皮一般。<sup>9</sup>

這是描寫他的勤勞老實，所以受到村民的喜愛與信任。可是這個勤勞的牛皮哥卻因為幣制改革變成了半瘋半呆：

雖能做活，須要有人領導，指點一項，才做一項，做也不能持久，僅可換飯吃而已。他沒有工作時，就去大樟樹下呆呆坐著，似乎任坐不累，有時還會唱唱山歌。

由這個憨直的小人物徹底成為新幣制的犧牲品，藉此反映大部分臺灣人在幣制改革中的悲慘命運：「當時大家都是賠得眼淚倒流。」

此外，鎮上銀行員的冷漠不耐煩與村裏張頭家對牛皮哥的同情兩相對照，銀行員對牛皮哥說：

有理沒理，我不知道。你是鄉下人，只知道做活不曉得管理錢銀，逢到貨幣膨脹不止的時候，應當換東西來囤積，才能保持幣值，到了今天總要吃虧，神仙也沒有辦法哩。……老兄，不要生氣，大眾三千，大家一樣，不是你一個人吃虧，你拿回去罷。

接著，銀行員似乎覺得不耐煩了，說了就不理他……。與此對比的人物是村裏張頭家，張頭家是牛皮哥自小時放牛的老頭家，不僅在他四萬兌一崩潰大哭時扶他起來，還帶回家裡請醫師來調治，就這樣照顧了一個多月。鎮上人的現實冷漠與鄉下人的溫情老實，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還有媒婆阿薪嫂從前碰到勤勞老實的牛皮哥，要幫他作媒，笑他說：

「我給你做媒人，我隔壁姓蔡的姑娘，又肥又白又嫩，我想給你介紹。」那時候，牛皮哥也同意要娶蔡姑娘，可是好事多磨，三拖四延碰到四萬兌一，萬事休了。

再在牛皮哥發瘋後，阿薪嫂安慰他與繼之而來的不平長嘆：

牛皮哥，不要傷心，錢了啦人康健，還可以賺回來的。……天理良心，這個人明明是好人，為什麼到這個地步呢？你太老實，老實就是笨，現在的社會專騙老實人，還有什麼……。

反映出臺灣光復後，政府的欺騙政策，政府不能照顧多數的老實人，

---

<sup>9</sup> 本文所錄〈三八淚〉的引文與論述，係依據吳濁流著，彭瑞金編，《吳濁流集》（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年）一書，頁125-132。僅此說明，往後引文不再加註。

這又與鄉下人對悲慘同胞的同情，形成一種鮮明對比。

牛皮哥真的瘋了嗎？從小說的末尾他對阿薪嫂的應答：

阿薪嫂賺什麼？四萬兌一，有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任賺也沒有老婆本吧，我今世是沒有希望了。

可以知道，他並沒有瘋，只是喪失了一生的希望，對自己的命運徹底的絕望了。希臘神話有一則潘朵拉的盒子，寓意是說，人類之所以能在困苦的環境中繼續奮鬥就是因為還有希望，一旦連希望都喪失了，人類就墜入無盡的黑暗。我想，牛皮哥就是墜入無盡的黑暗，永遠看不到未來的一絲光明，才會徹底崩潰吧。

#### 5.情節與矛盾衝突

情節中的矛盾衝突要處理得合情合理，安排妥當，才能形成一個耐人尋味、深刻的主題。〈三八淚〉中描寫打工了幾十年的牛皮哥為了娶妻、建立家庭，省吃儉用地存下一百六十萬元舊臺幣，他還夢想造房子、買田地，可是臺幣改革，一下子一百六十萬元只換到四十多元，一生的希望都破滅了，他怎能不瘋呢？半瘋半呆，似乎就是面對無情現實的對策。夢想的美好與現實的無情，讓每個讀者逐步尋思——政策對大多數守法安分的老實人的重要性。

另外，小說寫牛皮哥揹了一布袋的舊臺幣到銀行去兌換新臺幣，一直到他抱著萬斛的苦淚，欲哭不敢放聲，只得拖著沉重的腳，走出銀行的這一段情節，是本篇小說最生動精彩的地方。牛皮哥曾擁有一百多萬舊臺幣卻變成四十幾元新臺幣，完全顛覆了他夢想與命運。

小說還用到倒敘、預示等技巧，來製造效果吸引讀者看下去。〈三八淚〉先講發瘋的牛皮哥，村人對牛皮哥的議論，引起讀者亟欲了解牛皮哥發瘋與光復財的關係。再在作品中的「他的夢想一直上到雲霄，像彩虹兒掛在空中一樣的美麗。」利用「彩虹」這個意象，串起後面夢想瞬即破滅的預感。

#### 6.〈三八淚〉的場景

場景是故事中相關之場所或地景，故事如何安排場景，來烘托事件；當情節變化，場景如何做轉折，是寫作小說的關節。如生活在山村裏的頭家、村民，安份守己、充滿對人的關懷與溫情；而一旦到了鎮上，他們就必須面對奸詐、複雜的社會。這些村民有的崩潰了、有的逆來順受。只要他們還是在山村務農，山村不發生變化，他們仍然保有單純的本性，仍然秉持傳統的價值觀，對同胞的悲劇滿懷憐憫。

#### 四、黃春明〈蘋果的滋味〉的寫作內容與當代社會

##### 1. 故事大要與主題

〈蘋果的滋味〉刊載於 1972 年 12 月 28 日到 31 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全文大約 15000 字，相當於〈三八淚〉的四倍。小說描寫一個從南部鄉下舉家北上的建築工人，在上班途中被一位美國上校駕駛賓士轎車撞斷兩條腿，卻反而改善家庭的經濟困境。賓士轎車撞倒腳踏車，隱喻美國強勢經濟入侵臺灣。江阿發一家付出了重大的代價——犧牲一家之主江阿發的行動自由，犧牲往後的獨立、自主，卻換到了禮貌的款待與生活上的保障，今後一家人都可以衣食無虞，包括外事警察、江家所有人與主角的同事們都認為這是福氣。當確認兩條腿交換到的是超出受害當事人所能想像的價值時，黃春明便以嘲諷的筆調來描寫這些小人物自卑、媚外的形象與心理。

往更深一層推敲，黃春明藉由小人物的遭遇以小見大，寓言美國經濟殖民下，臺灣的處境與個中關係。

##### 2. 時代背景介紹

從韓戰爆發之後(1950)，美國鑒於臺海戰略位置的重要，派第七艦隊協防臺海(1950)、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4)、設立美軍協防臺灣司令總部(1955)，更從 1951-1965 年，提供中華民國政府將近 25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與 15 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不僅解決了財政赤字，更使得臺灣各級學校得以興建，並且能夠推動多期的經建計畫。行政院於 1960 年制定「獎勵投資條例」，接受外資以發展工業，勞工密集產業崛起，鄉村的勞力湧入都市，1966 年起，出口品結構轉為勞工密集工業品。由於政府長期接受美援，而後又獎勵外國投資(主要是美國與日本)，遂使國人崇洋媚外，特別是在物質方面尤其如此，以致於危及臺灣固有之傳統文化與民族尊嚴。

反觀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外交，適與經濟發展成反向，1965 年前後，法國、加拿大、日本相繼承認中共政權，1969 年美國尼克森政府頻頻與北京中國政府接觸，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了聯合國，1979 年中美斷交。

〈蘋果的滋味〉提到臺灣是亞洲當中與美國最合作的友善之地，美國政府因為不願得罪這個合作之地的工人階級，車禍肇事者格雷上校為了息事寧人，不但讓江阿發住到上等的美國醫院，更解決了江家的經濟困境，還主動提出送江家的啞巴女兒到美國讀書，而江氏夫婦面對肇事者的憤怒與悲傷沒有持續太久，很快的被內心的抱歉與因禍得福所取代，這顯示出當時國人在匱乏的生存條件底下，所產生的自卑心理、媚外形勢。因此，



本人認為這篇小說所描寫的應當是 1960 年代的臺灣社會。<sup>10</sup>誠如黃春明自剖寫作的心路歷程時說：「我開始寫作的時代，是農村剩餘勞力一批批向都市流動的時候，所以我筆下的小說經常出現農村到都市打零工的工人。」<sup>11</sup>

### 3. 突顯 60 年代臺美經濟落差的對比意象

所謂意象，就是「客觀物象」經過「創作主體」獨特的情感活動而創造出來的一種藝術形象。簡單地說，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來寄託主觀情思的客觀物象。

〈蘋果的滋味〉經常藉由兩兩對比的意象來突顯當時臺灣與美國經濟上的懸殊。例如小說的開頭：「一輛墨綠的賓字號轎車，像一頭猛獸撲向小動物，把一部破舊的腳踏車，壓在雙道黃色警戒超車線的另一邊。」<sup>12</sup>暗示著車禍當事人雙方財力的懸殊，同時又隱喻著美國強勢經濟壓迫著臺灣。

江阿發的腳踏車被撞倒後，「原來結在把手上的飯包，被拋在前頭撒了一地飯粒，唯一當飯包菜的一顆鹹蛋，撞碎在安全島的沿下。」與此對比的是美國格雷上校送來裝滿幾個袋子的午餐：三明治、牛奶、汽水、水果罐頭和蘋果，以致於從來沒看過這麼豐盛的食物的小孩子們都望著紙袋出神。

值得一提的是，「蘋果」這一意象直到小說快要結束才出現，為整個故事起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江家人都沒吃過蘋果，還是看過電視節目的江阿吉開頭示範，其他人才開始咬起蘋果來：

房子裡一點聲音都沒有，只聽到咬蘋果的清脆聲，帶著怯怕地一下一下此起彼落。咬到蘋果的人，一時也說不出什麼，總覺得沒有想像那麼甜美，酸酸澀澀，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假的感覺。但是一想到爸爸的話，說一只蘋果可以買四斤米，突然味道又變好了似的，大家咬第二口的時候，就變得起勁而又大口地嚼起來，噗喳噗喳的聲音馬上充塞了整個病房。

---

<sup>10</sup> 〈蘋果的滋味〉的時代背景，參考如下三種文獻重新整理：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87年），頁113、138-139。李筱峰、林呈蓉編著，《臺灣史》（新北市：華立圖書公司，2007年），第十二章，「蔣氏威權統治下的臺灣」，頁317-353。陳儀深等人編著，《臺灣的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新北市：財團法人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年），第四章，「政治發展與法律制度」，頁76-100。

<sup>11</sup> 魏可風記錄，〈作家、時代、本土--黃春明 VS. 楊照〉，《聯合文學》，第10卷第1期（1993年11月），頁173。

<sup>12</sup> 本文所錄〈蘋果的滋味〉的引文，係依據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臺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年）一書，頁41-70。僅此說明，往後引文不再加註。

可以說吃蘋果的感覺，就是江家一家人從無助悲傷到因禍得福、獲得豐厚賠償的真實寫照：「總覺得沒有想像那麼甜美，酸酸澀澀，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假的感覺。」所謂的好事，似乎來得太突然了，讓這一家人一時不能完全接受，於是就有一種「假假的感覺」，然而當知道一只蘋果可以買四斤米，「突然味道又變好了似的」，雖然說仍有悲傷難過，可是一想到兩條腿交換到了超值的賠償之後，他們便欣慰於這種變好的感覺，品嚐蘋果酸澀甜滋的過程，就是江家人遭遇車禍一事的心理變化的過程。廖素琴更進而點出：「蘋果象徵『美援』，而江家人初嚼之酸澀，覆嚼之珍愛，而後麻木不仁的情節中，實有作者寄託對阿發不能自立自強的遺憾，更有對當時臺灣社會一味依賴西方的感慨。」<sup>13</sup>

除了上述意象顯示出工人階級的經濟狀況之外，還有阿桂母女偷拿的衛生紙、捨不得丟掉的空汽水罐。另外，他們的居住環境是：

以木箱板和鐵皮搭建起來的違章矮房的地區，這裡沒有脈絡分明的通路，一切都那麼即興而顯得零亂。他們兩人在這裡面繞了一陣子，像走入迷魂陣裡打轉。

簡陋低矮的違章建築，就連屋頂都是利用廢棄的舊材料再次利用：

盡是鐵皮和塑膠布覆蓋的屋頂，還看到拿來壓屋頂的破輪胎和磚，有些屋頂上還擱著木箱和雞籠之類的東西。

這樣的屋頂可想而知，遭逢下雨一定是漏水連連。與此對比的是美國醫院：

一座中型的潔白醫院矗立在風景區的山崗上，旁邊的停車場雖然停了不少的車子，但是沒看到人走動。其中幾輛白色的轎車和救護車，還有圍攔著朝鮮草的白色短籬笆，尤其是在雨後顯得更醒目。

以致於江阿發的太太阿桂注意到醫院裡能看到的每一件東西，每一個走動的人，心裡想著：「在這種地方生病未嘗不是一件享受。」生病住院怎麼會是享受呢？更別說流了很多血、兩腿斷折的江阿發！作者利用烘托手法，襯托出醫院建築的氣派與設備的整潔、齊全。

綜言之，肇事者的美國籍身份在小說開始即予以說明，而猛獸與小動物的意象，顯然象徵美國與臺灣之間的不平等的關係；小說接下去再以幾

---

<sup>13</sup>廖素琴，〈黃春明七〇年代城市小說之語言與文化探析〉，《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7卷第1期(2009年6月)，頁150。

次的對比意象，把雙方懸殊的經濟實力和盤托出。

#### 4.情節的發展與矛盾衝突

小說寫到美國上校駕駛轎車撞到臺灣工人，之後一群小人物好像是逛大觀園一樣地進入美國醫院，藉此反映臺灣社會的一些問題。工人江阿發被撞，本來是連他的家也將亂七八糟，但在小說裡卻因此解決了他們的經濟困境，讓他們嚐到了美國友邦的「善果」，其原因當然是開轎車的是美國上校。黃春明為這家人安排了峰迴路轉的命運，巧妙的運用對話來突顯人物心境的變化，前後強烈的對比，造成幽默的效果，但在詼諧的背後，又恰似蘋果的滋味一般，酸、甜、澀摻雜，令讀者回味無窮。

另外，矛盾是人生最常出現的境遇，〈蘋果的滋味〉當中的矛盾衝突在小說中幾經蘊釀，不斷推進情節發展。譬如小說中的江阿發，從鄉下到城市奮鬥，認為到大都市可以碰運氣，可是，到了北部之後，住的是低矮雜亂的違章建築，讀國小的兒子阿吉是班上唯一繳不起代辦費的學生，常遭受老師和同學的羞辱，女兒阿珠總是擔心會被賣去當養女，連他自己也被轎車撞倒受傷。手術後住在病房的江阿發，默默地一個一個看著孩子的時候，「心裡實在難過，想到自己的傷殘和眼前的這一群，他在懷疑自己是不是死了？為什麼不死？要嘛就死掉，不然讓我這樣活下來怎麼辦？……」

可是沒想到，黃春明接下來讓這一切衝突合理化，除了保險公司的賠償以外，格雷上校也願意負擔賠償金，還要把江阿發的啞巴女兒送到美國去讀書。既而江阿發產生一種奇妙的感覺，「一種無憂無慮，心裡一絲牽掛都沒有的感覺，使它流露到他的臉上」，甚至連經常嘮叨吵架的太太阿桂看著江阿發，「顯得有點陌生，作夢也沒想到，和他生了了五個小孩的江阿發，也有這麼美的一面。她趁阿發沒注意她的時候，把自己的頭再往後移，然後癡癡地看他。看！什麼時候像今天這樣清秀過？今天總算像個人樣了。」以至於夫妻的目光相觸時，兩人同時漾起會心的微笑來。連工頭與工人代表火土到醫院慰問，聽說江阿發因禍得福後，還嘲弄他是不是故意的。

諷刺社會現象，是黃春明小說突出的特色，他常透過比喻、誇張、象徵、寓意、雙關、諧音等手法，表現出蕩漾著笑意的批評與嘲諷，在微笑的背後委實埋藏作者深層的隱憂，誠如廖素琴所說的：

臺灣接受外資後，大量的美援及美、日等跨國企業的進駐，改變了經濟結構，和都市型態。而隨著源源不斷的外資與西方科技注入，相應的西方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以及行為觀念也湧入臺灣社會，

造成社會轉型，也使人民社會道德和價值取向轉變，崇洋媚外的風氣瀰漫一時。<sup>14</sup>

## 5. 人物介紹

〈蘋果的滋味〉中的人物可以做以下類分：1. 江阿發一家人；2. 江阿發的同事；3. 美國格雷上校與修女；4. 外事警察；5. 江阿吉的老師與同學們。不管是主要人物江阿發與其太太阿桂，或者是其他次要人物，都恰如其分地表現人物的身分、形象、心理、言行，當鮮明的人物形象交會，和情節展開富有生活感的敘述，中間混合了社會情態的描寫，使主題開展更大的內涵。

小說以江阿發及其太太阿桂的心理變化、形象刻畫最為豐富立體，尤其阿桂的描寫可說是一絕。阿桂是江阿發的太太，在小說中描繪出她貪圖小利的形象，例如偷拿廁所的衛生紙、收藏空的汽水罐等。但是，更讓人拍案叫絕的是，她無知而嘮叨、遇事動輒驚慌，盡情展露了一個鄉下窮婦面對城市生活壓力下的艱難。當外事警察帶著格雷上校突然進入江家，告知江阿發車禍事件：

（阿桂）驚慌地問：「阿珠，什麼事？」……「什麼事？快說！」當她聽清楚了，就喃喃地唸個不停：「啊！爸爸——？在哪裡？在哪裡？……」阿桂的臉一下被扭曲得變形，「在哪裡？……」即使美國上校透過翻譯表示會負責任，阿桂仍然恍惚而痛苦地呻吟著，「這怎麼辦？這怎麼辦？……」江家母子六口人坐上洋人的轎車，阿桂知道丈夫正在急救中，她無助地哭著，口裡還喃喃地咒詛說：「我說做工哪裡都一樣，他偏不聽，說到北部來碰碰運氣。現在！我們碰到什麼呀！天哪！我們碰到什麼來著？……」在醫院，丈夫醒來時，她又說了一遍同樣的話：「我告訴過你，當初你就不聽。我說要是打工的話，到哪裡都一樣，你偏不信，說什麼我們女人不懂，到大都市可以碰運氣。打工又不是做生意，有什麼運氣可碰？有啦！現在我們可碰到了吧。……」

這樣的一個無知的窮婦並不是沒有心機的，她要讓肇事者了解江家已經遭遇絕境，所以「到了車旁，阿桂的哭聲有意無意變大聲了」，一進到車內，因為被車內的豪華氛圍攝住，「一時變得木訥不哭了」，然後她意識到自己從大哭到不哭有些唐突，「於是乎她又喃喃地低吟，逐漸放聲縱情地大聲號哭起來」，外事警察的關心，讓阿桂哭得更大聲，哭得渾身抽動，並且

---

<sup>14</sup>同前註。

模模糊糊地說：「……叫我母子六個人怎麼活下去？怎麼活下去？……」就這樣一直哭到進醫院，「她蒙著臉由阿珠牽她走，因為過於抑制悲痛的哭聲，聲音悶在喉嚨裡聽起來有點像動物殘喘的哀鳴。」當醫院的修女出現時，阿桂覺得應該讓外人明白她的困境，她馬上恢復到修女未來之前的樣子，望著江阿發的臉，手沒什麼意義地摸摸，開始喃喃地哭泣著說：「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好呢？一家大小七口人啊，不要吃不要穿啦？啊！這怎麼辦？為什麼不撞我，偏偏撞上你？」修女趁阿桂還在哭的時候悄悄地走避，阿桂仍然哭她的：「淒慘哪！這怎麼辦好呢？這怎麼辦好呢？」一經女兒提醒修女走了，阿桂馬上惱羞成怒，將情緒轉移到孩子們的身上。她幾次當眾的哭，是為了引起他人對這一家人遭遇絕境的注意，貧窮的生活逼使她不得不使用虛偽的手段來獲得好處。

當然，不能說面對丈夫的意外，阿桂的哭都是假詐的，她還是自然地流露出滿腹的辛酸來：「面對著一個全家大小依靠他生存的主宰，他已經兩腿都斷折，頭和胳膊都有撞傷，極可能變成殘廢者。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她喃喃飲泣，眼望阿發的眉目，期待他趕快醒過來。」「阿桂看阿發默默地一個一個看著自己的孩子的時候，忍禁不住在另一邊哭起來了。」阿桂對兩腳殘廢的阿發說：「你想想，我們以後的日子還那麼長，怎麼過？」說到此，鼻子一酸淚也下！

黃春明非常多層次地描寫阿桂的「哭」。與此對比的是，小人物流淚後的笑。

收到洋人的餽贈與確認後續的賠償之後，江阿發的妻兒邊吃午餐，還有說有笑，貧賤夫妻對望一眼，「兩人同時漾起會心的微笑來」。當修女把兩萬元的現金放在阿發胸上時，夫妻倆說不出話，在不知所措的當兒，他倆只覺得做錯了什麼事對不起人家似的不安。後來外事警察開了口，阿發一下子感動涕零地說：「謝謝！謝謝！對不起，對不起……」他們轉而破涕為笑，對洋人感恩戴德，如此的反差與卑微，怎不叫人揪心呢？

甚至連外事警察看到美國上校對阿發一家提出的補償措施時，對阿發說：「這次你運氣好，被美國車撞到，要是給別的撞到了，現在你恐怕躺在路旁，用草蓆蓋著哪！」就連來探病的工頭和工人代表，竟然一句慰問都沒有，和平常一樣嘻嘻哈哈地，開口就說：「哇！阿發你這一輩子躺著吃躺著拉就行了。我們兄弟還是老樣，還得做牛做馬啦。誰能比得上！呵呵呵。」包含被撞殘的工人的一家人在內，所有人都疏忽了，遭受意外車禍而終身

殘廢後對個人、對家庭是多大的傷害，卻只關注賠償金的價值，而認為這是個「福氣」。從中，我們看到了 1960 年代臺灣老百姓經濟上的匱乏，這一群小人物，面對經濟的壓迫、生存的艱難，在金錢的面前，扭曲了人性，放下了尊嚴與自信。

小說中的江阿發是一家的經濟支柱，他的角色直至情節發展到妻兒進入醫院後才上場。阿發在下雨天被洋人的轎車撞傷，雖然錯誤不在他，但他急救醒來後，面對在場的妻兒滿心愧疚：「為什麼不死？」「不然讓我這樣活下來怎麼辦？……」以致於他看到小孩子望著蘋果就說：「要吃蘋果就拿吧，一個人一個。」「也給你媽媽一個呀！」可想而知，他是一個有家庭責任感的丈夫，才會為了家庭的未來設想，遠從南部鄉下北上做工。

本人以為，相較於阿桂的又哭又罵又笑，活生活現地，江阿發這個角色的描寫其實是遠遜於阿桂的。

再來就是美國格雷上校。這篇小說並沒有用太多的文字描寫格雷上校的言行或心理變化，以致於廖素琴與李漢偉的著作並未討論到這個角色。<sup>15</sup>從他開車撞到阿發後，他馬上打電話給美國駐臺大使館詢問如何善後，然後跟外事警察挨家挨戶尋找江家的門牌，當他進入江家時，「滿臉堆著親善和尷尬的笑容」，透過翻譯告知阿發車禍的消息。又載阿發的妻兒到醫院去，還買了豐盛的午餐，送江家兩萬元現金，並當面向阿發道歉；在實質的補償上，除了保險公司，洋人和他的工作單位都願意負起責任，照顧江家往後的生活；同時不厭其煩的告知阿發的同事理賠事宜。介紹至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上校合情合理、盡心盡責，做事做人都很周到。同時，他看到江家的處境，主動提出要把阿發夫婦的啞巴女兒送到美國去讀書，這一部分彰顯了美國人對弱勢的關懷與其人道精神。

〈蘋果的滋味〉所描寫的美國上校，顯然比〈我愛瑪莉〉中的外國生意人衛門在精神層面上高尚得多。因此，本人不十分同意王衍〈解析黃春明短篇小說《蘋果的滋味》〉所提到的「格雷上校的友善只不過是虛偽的伎倆而已」，從他與大使館的通話，「其真正目的是不想得罪亞洲唯一最與之

---

<sup>15</sup>廖素琴，〈黃春明七〇年代城市小說之語言與文化探析〉，《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 7 卷第 1 期(2009 年 6 月)，頁 131-162。李漢偉，《台灣小說的三種悲情》(臺北市：駱駝出版社，1997 年)，第二章，「台灣小說的窮困之悲模式探索--試以黃春明電影小說為例」，頁 43-77。

合作的地方」。<sup>16</sup>或許，不想因為車禍意外影響當時臺美雙方的合作關係是最大的考量，但若往更細微處觀察，美國上校對江家人的貼心周到，更推及於那個不識字的啞巴小女孩，我認為用「虛偽」這樣的字眼來論定格雷上校對待臺灣工人並不適宜。

### 五、結語

寫實主義作品創作的焦點，是那些生活在普羅社會下的大眾，關心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等因素，對人民所造成的種種壓迫和影響，描寫的是一個當下大時代的變動，而不是浪漫主義式個人內心情感的自我世界。

〈三八淚〉面對的時代是臺灣光復後物資短絀；約二百萬的外省人來到臺灣，使得物資匱乏雪上加霜。國民黨政府完全轉移權力到臺灣之後，濫印紙鈔、增發通貨，刺激物價上漲，物價上漲又回頭來刺激公營企業對資金的需求，貨幣供給超速增加，政府於是實施貨幣改革，<sup>17</sup>吳濁流的這篇作品以牛皮哥與農村的小人物由小見大，概括當日的改革傷害到多數的臺灣人。

〈蘋果的滋味〉揭露 60 年代勞工的經濟困境，缺乏自信與尊嚴的國人對於經濟強勢的美國有種崇拜與諂媚的傾向。美國與臺灣當時正處友好合作的雙邊關係：美國施捨援助，臺灣依順屈從美國，正如小說中失去雙腿的江阿發，全家人的生活必須仰賴美國人的賠償一樣。

呂正惠說：「文學評論應該反映時代的需要，正如文學也應該反映時代的需要一般。」（《小說與社會·序言》）這兩篇小說都在描寫小人物在大環境壓迫下的悲劇宿命，吳濁流與黃春明以寫實主義的風格，在作品裡反映了臺灣的現實社會，臺灣民眾多樣的生活面貌，以及精神生活的進步與挫折。從以上的評論，我們不難發現，這兩位作家把他們對臺灣社會現象的揭露與關懷，完全傾注在小說的字裡行間了。

### 參考文獻

#### 專書

王德威，《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臺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

---

<sup>16</sup>王衍，〈解析黃春明短篇小說《蘋果的滋味》〉，《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2009 年 5 月，頁 90-91。

<sup>17</sup>李筱峰、林呈蓉編著，《臺灣史》（新北市：華立圖書公司，2007 年），第十一章，「後二二八的變革與變局」，頁 301-317。

- 吳濁流著，彭瑞金編，《吳濁流集》(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年)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88年)  
李筱峰、林呈蓉編著，《臺灣史》(新北市：華立圖書公司，2007年)  
李漢偉，《臺灣小說的三種悲情》(臺北市：駱駝出版社，1997年)  
林海音，《剪影話文壇》(臺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84年)  
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陳儀深等人編著，《臺灣的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新北市：財團法人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年)  
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臺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年)  
愛德華·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著，廖素霞譯，《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臺北市：商周出版社，2009年)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87年)  
蔡源煌，《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臺北市：雅典出版社，1988年)

#### 期刊論文

- 魏可風記錄，〈作家、時代、本土--黃春明 VS.楊照〉，《聯合文學》，第10卷第1期(1993年11月)  
廖素琴，〈黃春明七〇年代城市小說之語言與文化探析〉，《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7卷第1期(2009年6月)  
王衍，〈解析黃春明短篇小說《蘋果的滋味》〉，《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2009年5月

#### 網頁

- 「現實主義」，維基百科網頁，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B0%E5%AE%9E%E4%B8%BB%E4%B9%89> 查閱日期：2018.10.19.  
「吳濁流」，維基百科網頁，查閱日期：2018.10.19.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6%BF%81%E6%B5%81>  
「黃春明」，維基百科網頁，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6%98%A5%E6%98%8E>  
查閱日期：2018.10.19.  
「吳濁流臺灣客家文學館」網頁，查閱日期：2018.10.19.網址：  
<http://stweb.ydu.edu.tw/~95406037/w00.htm>